

攀古小廬雜著

攀古小廬雜著卷三

日照許瀚

經說附錄攷

狼尾正

周禮■氏注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元謂滌除也狼尾
尾道上疏云狼狼尾道上者謂不蠲之物在道猶今言狼藉也
瀚謹案狼尾字他無所見恐是狼戾之誤孟子滕文公篇樂歲
粒米狼戾趙注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素
捐於地是鄭氏趙氏意同而賈疏卽據趙注爲說故亦云猶今
言狼藉也或賈所據本猶作狼戾矣狼狼尾道上狼斷句舉經
文也狼尾道上四字解狼字疏連舉狼狼尾道上者疏體每如

此非以狼狽爲疊文也狼戾又作狼疾告子篇狼疾人趙注亦以狼藉爲說狼戾狼疾狼藉一聲之轉戾雖與藉古音同部而戾戾形近易譌故疑狼戾卽狼戾也

曲禮齋者不樂不弔

鄭注爲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王石臞先生曰不樂之樂當讀如字不樂不弔各指一事言之祭統云及其將齋也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瀚案此經唐以前皆如此解非創論也鄭以樂詰樂猶以哀詰弔非謂經文卽哀樂之樂也釋文於不樂之樂無音出哀樂二字注云音洛下無容樂非樂所同明是讀不樂爲如字也

車駟而騶

釋文駢有三音一仕救反一徐仕遘反此皆讀爲駢字一七須反此讀爲趣字案讀趣是駢謂人非謂馬此對上據僻爲言耳檀弓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注服是善子游言此注宋本及考文古本與今本參差翰謂今本是他本紛紛妄改易耳服字釋兩我過矣也是字舉經文也善子游言四字正釋是字

司寇惠子之喪正義引世本云云又云然則彌牟是子木之字案彌牟子木或聲轉亂之必非子木名彌牟字也彌牟頻自稱於曾子古無自稱字者

與之邑裴氏與縣潘氏

鄭注裴縣潘邑名釋文縣音玄瀚案以裴縣潘爲三邑文義殊

不順疑邑裘氏縣潘氏爲對文下與字及也裘氏邑名潘氏縣名言與之以裘氏之邑及潘氏之縣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芻其人注百祀畿內百縣之祀瀚疑祀言年耳百祀之木卽百年之木謂大木云耳下廢其祀言廢不至者之祀與百祀之祀不相涉又月令季冬及百祀之薪燎此百祀當作百神解亦與百祀之木不同

月令明堂

案月令所言明堂與諸經乖異大爲考禮家所詬病一則爲其十二堂無地可容一則爲其隨時變位有乖南面之旨瀚謂彼說誠與他經不符若以此爲疑則尙有說竊意此明堂乃是五

區與一堂五室不同蓋猶今之 太和 中和 保和 文華
武英耳今制惟 中和無室餘四 殿皆有左右个如此既
不患無地可容而亦無不南面之嫌矣

其祀行注爲較壤

校勘記云齊召南校云按壤字當作壇周禮大馭疏引此注作
爲較壇是也又本節疏可證案齊校是也曾子問諸侯適天子
節疏引此注亦作壇張觀察 敦仁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云注爲
較壤釋文云壤如丈反各本盡同是矣聘禮賈疏引亦作壤正
義云較壇或其本作壇與瀚謹案蔡邕獨斷釋五祀之別名云
行冬爲太陰盛寒爲水祀之于行在廟門外之西拔壤厚二尺
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拔上注云一作較壤是蔡鄭同也

拔較同聲假借正文及注兩作壤然則蔡不以爲壇也惟蔡云厚二尺鄭云厚二寸是則異耳

曾子問昏禮節

朱武曹先生訓纂引王石臞先生語云此記所言婿遣喪女改嫁之事本不可爲訓不必曲爲之說瀚謹案古今禮制不同君臣也夫婦也學者好以後世所見之禮議古人之禮非滯則刻究於禮無當也此禮以語今人雖三尺童子訝其非也顧自漢唐大儒無議之者直至明時徐師曾張鶴門等乃嘵嘵致辨豈漢唐之儒皆不知禮邪蓋其去古未遠古禮猶有存者習見習聞無可怪異至宋而古禮寢變歷元及明學者不復見古禮久矣故各出其意中之可否以與古人爭其有不合則目其經爲

僞動曰漢儒依託烏呼何古人不知禮者之多多邪

四廟




正義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案上文由天子巡守言之又明言七廟則此不得復舉諸侯言四廟也四當卽六字之誤四六字篆文形近其別甚微易於致誤鄭無注者鄭所據本不誤也

各以其方之色與其兵

焦黑堂補疏云循案管子幼官篇東方旗物尙青兵尙矛南方旗物尙赤兵尙戟西方旗物尙白兵尙劍北方旗物尙黑兵尙骨楯與正義引隱義異案淮南子時則訓春其兵矛夏其兵戟注或作弩中央其兵劍秋其兵戈太平御覽引作戟冬其兵鏃是亦以五

方配合又與管子不同

禮運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 君明人則有過 則君以自治也

鄭注明猶尊也則當爲明瀚案明則皆尊字之誤耳明篆文作尊篆文作燭其上下餘中間囚形因誤爲明則篆文作燭其上下餘囚形因誤爲則

禮器衆不匡懼注匡猶恐也釋文本作恆

案匡當讀爲皇皇惶通楚詞離世征夫皇皇其孰依兮注皇皇惶遽貌廣雅釋訓惶惶劇也匡皇古通用詩破斧四國是皇傳皇匡也讀詩記引齊詩作四國是匡

楊文正

禮記郊特牲鄉人禘卽論語鄉黨之鄉人饑釋文禘音傷說文
禘道上祭以示易聲翰案禘饑聲不相近不能相通借郊特牲
之禘不當从易蓋易之誤也釋文音傷傷亦誤乃傷字耳猶說
文侮誤傷而今本誤傷也宋人引已誤疑禘古禮而近於戲其
字當從示易聲讀若傷卽取傷義以音載義也說文傷輕也从人易聲一曰交
易禘正字饑則假借字今且以饑爲正字而禘爲異文外矣饑
難聲以韵論當屬古韵元部而轉入歌歌古與支合凡易聲字
皆入支部饑入歌卽入支故得爲禘之假借若禘從易聲則陽
部字安得與歌支部通乎鄭公注郊特牲云禘或爲獻或爲饑
觀鄭此注知鄭公時尙未誤爲禘若作禘則不得或爲獻矣注
鄉黨云饑傳讀爲獻是禘饑並與獻通獻虞聲而有抄音與饑

難聲而轉歌正同莎歌部實支部以其音之朔在人固支部也
若禡从易聲又安得與獻通乎難與難皆難聲釋名難昵也其
本字作𠂔字林讀人兮反又作𠂔讀乃兮反見郊特牲釋文訓
昵而讀人兮讀乃兮正支部識𠂔則識難識難則知禡之从易
不从易矣今字書韻書及各經注音讀無不誤从易者不知自
何時始釋文與郊特牲及周禮司巫注並音傷而無反切疑其
時經文猶未誤禡故陸氏但音傷人自了然不須更加反切不
虞後人既誤寫經文又誤寫釋文也盧氏札記求其說而不得
乃引後世俗語起傷證之非也

說文人部儻行人節也从人難聲詩曰佩玉之儻此於鄉人
儻之禮無涉故儻爲假借字說文示部禡道上祭从示易

聲此又人儻之禮無涉故知郊特牲之禘爲譌字也

雜記從其昭雖王父母在亦然

注從其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正義中猶閒也若不得祔祖則閒去一世祔於高祖若高祖無可祔則閒高祖之父一世祔於高祖之祖故云祖又祖而已江慎脩先生訓義擇言云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不得有高祖又何得有高祖之祖鄭云祖又祖上祖言士之祖下祖言祖之祖卽高祖也無推及高祖之祖之意正義蓋誤會案雖當讀唯

正月日至 七月日至 七月而禘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正月卽十一月七月卽五月也

深衣善衣之次也

注善衣朝祭之服也瀚謂善衣卽嘉服也嘉服卽吉服也善嘉吉同義

昏義后聽內治

撫本作后聽內職張氏考異云十行本以來皆誤作治阮氏校勘記引惠校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石經考文提要引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至善堂九經本並作職又引衛氏集說所載呂大臨馬晞孟說以證之瀚謹案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二句明是承上文以聽天下之內治以聽天下之外治二句來細審注疏並無下二句變文作內職之事近世學者重宋本但愛其新奇可喜而不顧文義之安反委曲

以就之其亦可以不必矣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義禮

晏子春秋內篇稷上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
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
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於禮者晏子既已有事於魯君
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
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
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
之且吾聞之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
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

韓詩外傳四亦載此事
文異同而無大德二句

韓詩外傳二 傳曰孔子遺齊程木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

曰有聞顧子路曰由東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
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
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詩不云
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婉今邂逅相遇適我願
兮且夫程木于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有閒

學記十七
引作甚說

顧子路曰由

初學記引下
有束取二字

十匹

初學記引
無此二字

士不中道相見

初學記四百二作士
不中道而見注云

中閒謂介紹也
宗御覽本是

君子不行也

初學記作非君
子之行也

清揚婉婉

詩於作
青陽宛

說苑尊賢篇

孔子之邾邾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閒

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曰取束帛一
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

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不踰閭小德出入可也

事亦見子華子卷一家語致思篇爲

齊不錄

春秋繁露玉英篇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在不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亾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鄆取乎莒以之爲同居

抱經云見襄六年同居疑當作國君

目曰莒人滅

鄆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

德大德無踰閭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

德出入可也權誦也尙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
詳而反一也

論語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朱子集注引吳氏
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瀚謹案據韓詩外傳說苑則孔子嘗
有此語矣據晏子春秋則晏子嘗有此語矣且晏子以爲吾
聞之云云則其語並不始於晏子自古有之矣審知其語爲
古語爲晏子語且爲孔子語烏在其有弊耶善哉董子之以
此釋經權也大德不踰閑經也小德出入可也權也經窮而
後用權未有無故舍經從權者權而猶必歸之經未有恣意
反經而可以云權者公羊之學傳自卜子卜子此言蓋斟酌
於可以然之域不可以然之域者微矣又荀子王制篇引孔

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集注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卽本此然則卜子之言不又與孔子之言有同物乎

吳氏者吳才老也好讓先賢其說殊不足據

子夏篤信謹守人也子張譏之正爲其拘拘於小節孔子教之以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亦恐其專於小節■心子夏而爲此言正是平時受師友之益一旦豁悟境界賢賢易色章亦然子夏深於禮此蓋因繁文縟節而進窺乎禮之大原中庸大哉聖人之道至敦厚以崇禮一段可爲此章注解

敲觥解

孟子梁惠王篇吾不忍其斃鯨若無罪而就死地趙注斃鯨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恐貌解斃鯨牛當到死地處明其所以恐也

孫宣公音義斃鯨丁斛速二音恐貌丁即用趙義集韻一屋斃

鯨懼死貌申趙義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斗撒謂之聚聚

四分律卷卅二 僧祇律 卷廿二 功德論 卷二 又引周成難字斗撒聚聚也 正法念經二

分別功德論二 聚聚蓋卽斃鯨之異文凡人物恐懼則斗撒卽

戰慄也廣韻一屋聚丁谷切聚桑谷切注云聚聚動物物言動

正斗撒之義僞孫氏正義引廣雅有云聚聚死貌案今廣雅無

此文廣韻一屋殞古祿切殞桑谷切注云殞殞死貌出廣雅王

高郵廣雅疏證引之云孟子斃鯨義與殞殊同瀚謹案二字从

夕故廣雅訓死然以解孟子則未合蓋斃鯨爲斗撒是惟死非

已死若已死則不能斗檄矣集韻一屋殯殮凡三見其一引博雅訓殯也其二不引博雅並訓殯也又見四覺訓殯貌其引博雅與廣韻小異恐是死之殯字要是已死之貌與殯殮之訓恐貌訓懼死貌者音同而義別蓋殯殮本恐貌以孟子言若無罪而就死地也引申之爲懼死貌爲其爲懼死貌也又轉而爲死爲殯而別製殯殮二形以當之其原一其流爲二今亦不能分別觀之又廣韻集韻有偈倅二字訓動貌又云偈倅不甯此亦殯殮之異文从人蓋以人言也又殯殮多也殯殮新衣也殯殮木也檄檄小木也螻蛄蟲也形隨義變猶旃旆之變爲旃旆要娜哀哀檄檄阿難旃旃阿那惟以音通而無定字也約勤攷

爾雅釋言詰誓謹也郭注云皆所以約勤謹戒衆朱武曹先生
經傳攷證引作約勒注云今勒誤作勤依宋本改瀚所見舊本
爾雅雪牕本吳元恭本皆作勤惟宋單疏本疏中引郭注作勒
朱所稱宋本疑卽謂此以文義審之約勒似明約勤然觀錢
氏十駕齋養新錄曰唐書突厥傳可汗者猶古于其子弟
謂之特勒顧氏金石文字記歷引史傳中稱特勒者甚多而涼
國公契苾明碑特勤字再見又柳公權神策軍碑亦云大特勤
溫沒斯皆書者之誤予謂外國語言華人鮮通其義史文轉寫
或失其眞唯石刻出於當時眞迹況契苾碑宰相婁師德所撰
公權亦奉勅書斷無譌舛當據碑以訂史之誤未可輕訾議也
通鑑亦作特勒而攷異云諸書或作敕勤今從新舊二唐書按

古人讀敕如忒敕勤卽特勤瀚謂郭注之約勤約勒正猶唐書之特勤特勒未必勒是而勤非也敕勤與約勤義尤近

閭閻辨

閭閻二字古書多互誤案說文閭巷門也閻所以止扉也義絕相遠諸書以形近誤耳今各依文辨之

爾雅釋宮所以止扉謂之閻郭注門辟旁長板也左傳曰高其閭閻閻長杙卽門槩也釋文閻音宏本亦作閻音各郭注本無此字瀚案此作閻者是作閻者誤也說文謂閻所以止扉義正相符爾雅上文槩謂之杙在牆者謂之樨在地者謂之臬大者謂之拱長者謂之閻郭注別杙所在長短之名義又相符然則郭本閻原作閻故釋之以槩以杙惟不當引左傳高其閻閻爲

證而郭引之者蓋郭所據左傳譌作閭而解左傳者據誤文爲說釋以長杙郭氏見其與雅合訓遽引以爲證而不計左氏之不當作閭也

襄二十一年左傳高其閭閭杜注閭門也釋文開戶旦反說文云閭也汝南平輿縣里門曰閭沈云閉也閭獲耕反杜云門也爾雅云衙門謂之閭是也爾雅又云所以止扉謂之閭然爾雅本止扉之名或作閭字讀者因改左傳皆作閭音案下文云門不容車此云高其閭閭俱謂門耳於義自通無爲穿鑿瀚案此作閭者是作閭者誤也陸氏之論當矣說文閭爲門部之第四字其第八字爲閭第九字爲閭第十字爲閭第十一字爲閭閭訓閭今本閭誤門依陸氏閭訓里門閭訓里中門閭訓市外門左傳爾雅釋文引改

皆與閭義相比次閭爲門部之第廿九字其第廿八字
四十字爲閭第四十一字爲閭第四十二字爲閭第
爲閭第四十四字爲閭閭訓閉門閉訓閭門閭訓外閉閭訓閉
門閭訓以木橫持門戶訓閭下牡昔與閭義相比次蓋此部
自閭至閭詳門異地之名而閉閭在其中自閭至閭詳門之制
自閭至閭詳啟閉之事與聲與物而閭在其中閭與閉義不相
及無緣湊合而閭訓巷門巷訓里中道是閉爲閭爲里
爲里中道閭爲巷門然則閉者閭外之總門閭者閉內之
也二字天然相屬乃邢氏爾雅疏謂閉旣爲門故郭氏以閭爲
長杙卽門廩也杜預云閭門也非郭義也幾於不辨涇渭段氏
玉云門旣高則門旁杙亦高不知杙隨門爲高下斷無閭高

而閻猶不高者此何待言晉人顧以此鄭重而告客哉此正陸氏所謂穿鑿者矣

急就篇閻并訴王伯厚補注本作閻注云閻一作閻閻獲耕反顏師古注閻氏之先本周之閻人閻所以止扉今之門枋是也職典其事遂爲姓焉漢有閻孺王氏補注云閻人未詳諸本及廣韵皆作閻史記倉公傳有閻都尉下引爾雅注及左傳釋文又云此篇亦後人所改顏注引爾雅閻所以止扉又引漢有閻孺當爲閻無疑瀚案此亦作閻者是作閻者誤也廣韵十九鐸閻字注明引急就章有閻并訴此甚可据顏注所以止扉乃引說文非引爾雅是顏本正作閻而又引漢有閻孺廣韵十三耕閻下亦引漢有閻孺此則未可解豈閻孺亦有作閻者邪

𥇑𥇑辨

爾雅一目白𥇑二目白魚爾雅釋文𥇑作𥇑注云音閑本又作𥇑蒼頡篇云目病也吳江湖之閒曰𥇑說文云戴目也字林作𥇑音同瀚謹案說文馬部𥇑馬一目白曰𥇑二目白曰魚又目部𥇑戴目也江淮之閒謂𥇑曰𥇑𥇑目偏合也一曰袁視也秦語是𥇑自爲目白馬名𥇑自爲目病並非一字爾雅作𥇑乃假借字其正字當作𥇑釋文所引蒼頡篇文與說文𥇑字義合自是目病之𥇑非馬目白之𥇑陸氏旣引字林作𥇑是字林與說文同惟字有从閒从閑之異乃猶不省𥇑爲𥇑之假借直以目病之𥇑說馬名殊不可解而邵二雲先生正義云相馬者馬目欲得黃又欲光而有紫豔若目小多白則驚畏馬之病也亦傳

會之甚矣王文簡師經義述聞駁之是也惟文簡師謂自駢白駁以下皆言馬之毛色一目毛色白曰駢二目毛色白曰魚不言毛者承上文諸毛字而省猶之黑唇駮黑喙駮謂唇與喙選之毛色也瀚謹案此義疑尙未確細繹爾雅自黑唇駮以下皆非言毛色何以明之唇口端也此上固不得有毛也以是明之
圉圉圉說

說文第十篇圉圉所以拘罪人一曰圉垂也一曰圉人掌馬者第六篇圉獄也圉守之也是合言之則曰圉分言之則曰圉曰圉短言之則曰圉長言之則曰圉曰圉本無疑義段氏改圉下圉圖作圉圉謂他書作圉圉者同音相假圉者守之也其義別說文本作圉圉者非是又於圉獄也下注云獄上當有圉圉

二字率部曰囹圄所以拘擧人蓋許作囹圄與他書囹圄不同也然翰編考他書從無一二作囹圄與許書同者豈囹圄乃許獨得之奇而囹圄乃古今人所同假而失其本真者乎亦不然矣檢韵會有囹說文本作圉之說段氏殆因是致惑歟

藝文攷

說文參商星也瀚案商當讀爲唐唐晉之封地唐星猶言晉星耳左氏昭元年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減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

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爲
晉星夫閼伯主辰商人是因斯辰爲商星實沈主參唐人是因
參不爲唐星乎子產對晉則曰晉星從乎其後言之也許氏解
字則曰唐星原乎其初言之也唐商音近古通用故孟子名實
章之高唐韓詩外傳六作高商許氏原文自是唐星傳寫者依
音假借作商而忘其與辰爲商星混非許書本然也說文陽下引商書曰
賜谷米小字本改爲虞書按心部引五品不慈作唐書亦部引
祺三百有六旬小徐本作唐書是許引堯典皆作唐書商書乃
唐書之誤與唐星
誤爲商星正同
後人習聞商星不聞唐星又牽於參商之交

故莫能是正顧氏曰知錄讓其昧於天象固爲疏略錢氏養新
錄定爲參商連讀亦涉調停段氏注據左傳謂商當爲晉於義
近之於文未合而又指爲許氏記憶之誤則猶淺之乎竊許氏

也又參从晶參聲徐鼎臣曰參非聲未詳段曰參聲疑後人竄改當作參象形唐風傳曰三星參也天官書天文志皆云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蓋參象三星其外則象其畛域與瀚案段此說非矣參一例最爲諧聲則參不得爲象形且參从晶一曰象形从○參最並从晶參或體又从○汪氏述學內篇謂參最从晶象二星之形是參固以晶爲象形非以參爲象形也攷說文有參以兩字篆文形近難別參在彡部稱髮也从彡从人引詩參髮如雲夙在夙部新生羽而彡也夙从夙从彡唐韻並讀之忍切案彡部之參或體作彡从彡眞聲其韻部所屬劉然可曉夙部之夙書傳罕聞獨參字从之而从參之字因之不知唐韻何所依據而定爲之忍切母亦徒因其形近彡部之參

而強名之耳今案參之參聲蓋凡部之夙非彡部之參也夙之本音蓋屬侵部非如唐韻讀之忍切也說文从彡部之參者十餘字字形皆配以左右

獨參之重文作彡稍變

參从凡部之夙則配以上

下所以別也參體與參同則知其下爲凡部之夙矣參古音屬侵部凡从參得聲之字亦無不屬侵部卽子以求母則知凡部之夙本音固屬侵部矣夙音屬侵部者疑从凡从彡亦聲也許不言聲略也夙作參與彡部之參無別者隸體之變也

護鼎銘韵辨

錢氏竹汀十駕齋養新錄十六左傳

昭三年

護鼎之銘曰昧旦丕

顯後世猶怠昧與丕旦與顯後與猶世與怠皆韵也瀚以戴氏東原王氏石雁所定古韵部分求之惟旦顯同部爲韵餘皆不

同部後與猶一侯部一幽部猶得合韵至昧丕世怠昧脂部丕
之部世祭部怠之部則皆不得爲韵徧考九經楚詞詩蕩世與
揚害撥韵大戴禮踐阼世與廢韵世聲之字詩十畝之間泄與
外逝韵民勞泄與惕厲敗大韵板泄與厥韵左傳隱元年泄與
外酌楚詞湘君柅與雪末絕韵無與之部字爲韵者詩賓之初
筵怠與否史恥韵易雜卦怠與時災來韵國語越語怠與來災
之韵與怠同聲之字詩節南山殆與仕子已韵雨無正殆與仕
使子友韵元鳥殆與有子韵論語接輿歌殆與已韵楚詞天問
殆與止韵惜誦殆與恃韵無與祭部字爲韵者旁及逸周書老
莊管荀墨韓諸子皆然段氏六書音均表第一部古合韵世字
下云世本音在第十五部

段氏此韵
屬祭未分

譌鼎銘旦顯爲韵世怠合

韻錢辛楣詹事說蓋知其不可合姑依錢說存疑焉耳謹案世

愈不惟非韵並非銘言愈當讀爲殆

方言六愈壞也戴氏疏證引廣雅釋之云殆愈古通

用廣雅釋詁一殆壞也王氏疏證引方言釋之云愈與殆通易震注咸駭愈情釋文愈本又作殆論語思而不學則殆釋文依

義當作愈殆危也敗也殆下久字相對爲言猶與下況字相對爲

言皆叔向語文義自明杜注以解愈爲說連上句並爲銘詞誤

矣譏鼎魯之岑鼎明堂位作崇鼎鄭注謂文王伐崇古者伐國

遷其重器以分同姓是此鼎本崇之重器崇爲殷侯國僞古文

尚書太甲篇先王昧爽丕顯似卽依附此語或此銘是解殷先

王之德魏晉時猶有所考見也叔向意謂古人如此憂勤惕厲

箸之鼎銘後世猶且至於危敗況今君以樂愒憂惟日不悛豈

能久乎若如杜注則不能久之意並未明出下二句何以能接

乎且猶字屬銘詞而遽以況字應之亦無此文法故知世愈不
惟非韵並非銘詞也

石邱赭邱攷

孟子告子篇宋牼將之楚孟子過於石邱趙石邱地名舊疏
云宋地自閭濬邱四書釋地焦禮堂孟子正莫能詳其地
論譙案石邱赭邱也左氏春秋昭廿一年傳十一月癸未公子
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
與華氏戰于赭邱杜注赭邱宋地蓋卽其地毛詩秦風終南顏
如渥丹陸氏釋文云丹如字韓詩作汭汭赭也王氏詩攷云韓
詩顏如渥汭外傳作渥赭是赭汭同字也說文有赭無汭赭從
赤者聲汭蓋從水石聲汭所以染故从水者石古音同在魚部

故紆得爲一字結可爲石則亦可爲石舊疏稱爲宋地亦有所聞而未得其詳歟

曲棘正義已辨

左傳昭廿六年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曲字疑衍蓋涉上文宋元公卒於曲棘而誤也經廿五年宋公佐卒於曲棘杜注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亭宋地是曲棘爲宋地甚明是時魯君居鄆鄆魯地在今山東東平齊侯所以居公者曲棘在今河南杞縣齊侯謀納魯君無由遠涉宋地且梁邱據方以宋公卒於曲棘恐齊侯豈復使齊侯待於曲棘乎案齊故有地名棘在今臨淄縣昭十年傳陳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杜注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戰

里亭又水經淄水注引鄭志張逸問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玄答曰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是齊自有棘而非曲棘明曲字爲衍文矣據意蓋欲齊君止於己國而使羣臣從魯君於鄆以觀成敗必於棘者時齊師方至棘據受賄而止君傳言申豐從女賈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云云知齊師已出齊侯與據在師中也

左傳定八年公斂處父與陽氏戰於棘下杜注城內地名是魯亦有棘下然鄭氏明言齊田氏時又言齊人號之棘下生則知鄭所云棘下乃齊地也路史云棘名所在有之楚有棘唐有棘陽趙有子棘宋有大棘有曲棘鄭有上棘棘澤有棘津而齊魯亦皆有棘矣

荀子成相篇句例說

謝金圃先生注云此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如此五句爲一章也。翰案此說句法乃其大體其中亦小有變通如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倭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未二句則上六字下五字也。上塵蔽失輔勢往用譏夫不能制郭公長父之難厲王流於彘與此正同。天乙湯論舉當身謨卞隨舉牟光道古聖賢基必張則兩七字句之間更無四字句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可託於成相以喻意與此正同。成相竭辭不厭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良辨其殃咎末二句上下各四字換之文義無所缺失蓋其音節應爾非有脫誤。漢書藝文志有成相雜辭十一篇王伯厚云淮南王

亦有成相篇見藝文類聚是古人別有此文體其音節長短必有定制又必有正調有變調以極其抑揚抗墜頓挫疾徐之妙非可執一論也惟顧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江氏晉三先泰韵讀於顧陳辭下注云脫一句或是也全篇每章起句無用三字單句者而顧陳辭下卽接以世亂惡善不此治此字不知所指文義亦未完足也其餘閒有參差皆由脫衍如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而有勢直而用拙必參天而有勢上脫一字也世無王窮賢良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衍行糲糠上衍人字也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畎畝任之天下身休息江氏韵讀首句刪心字滌謂當刪禹字此言堯勞心力以治天下舉舜

任之乃得休息無緣說禹殆寫者因上文舜授禹下文禹有功等句誤衍耳禹溥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王伯厚困學紀聞據呂氏春秋考直成爲真窺之異文謝氏從而申之謂窺與成音同呂書蓋本作窺傳寫誤爲窺瀚謂如此義當矣而句仍不協疑成爲輔三字相屬爲義而成上脫窺字耳至直眞二字孰是孰非則不可知也正是惡心無度邪枉回避失道途已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楊注或曰下無獨字謝云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瀚案謝說是也朱子楚辭後語已刪之矣

賦篇衍文

知賦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瀚案此文衍謬句讀

全非足益戾字之誤屬上爲句窮亦誤字而不知其當爲何字
要當連下百姓爲句姓字韵也待之而後寧泰六字皆衍文寫
者因百姓二字遂誤寫下文待之而後寧五字於此泰字本是
天字寫者旣寫待之而後寧句又欲接寫天下待之而後平句
甫寫天字覺其誤而止後之傳寫者不知訂正又誤天作太
又變作泰楊注不得其說又欲改寧泰爲泰寧豈書燕說展轉
益不可曉不知百姓待之而後寧乃下文晉辭豈得於問辭中
先有之如曰互應則下文祇曰寧又何須加泰耶反復本文其
誤自見江晉三乃從楊注徑改寧泰爲泰寧卻刪去下文百姓
待之而後寧也句顛倒甚矣

丹書

荀子議兵篇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

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

吉滅韻詩正月結與滅威

前可證從凶的計

疑誼誤大戴作義

大戴踐阼篇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尙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
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
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王氏踐阼注引學記正義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
凶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尙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尙父曰

黃帝居民上惴惴若臨深淵舜居民上矜矜

當作兢兢後人如收矜音亂之也

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不滿日湯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怠

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慎一日壽終無殃

端端聲與淵商
矜冰韵是矜己

讀居陵切也慎日韵翼
息韵昌殃韵吉日韵

六韜明傳篇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
滅

案荀子丹書大戴金匱六韜所載文大同小異當以荀子大
戴爲正

北齊書錢說訂誤

錢竹汀先生論李百藥北齊書云紀傳中有史臣論及贊及稱
高祖世宗顯祖肅宗世祖廟號者皆百藥之舊其稱神武文襄
文宣武成者則後人取北史之文以補之晁公武謂百藥避唐
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不知百藥脩史在貞觀初其時世

字並不回避李勣之名亦高宗朝所改也梁陳周書皆不避世祖世宗字百藥與思廉德柔同時何獨異其例乎蓋嘉祐校勘諸史之時此書久已殘缺而雜采他書以補之卷首神武紀卽是北史之文晁氏不加詳審遽以爲例有不一其實非也淵案史通雜說中云其北齊國史皆稱諸帝廟號及李氏撰齊書其廟號有犯時諱者卽稱諡焉至如變世宗爲文襄改世祖爲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成襄有別

原文脫誤無從是正

諸如此謬不可勝

紀是晁氏之言實本史通非晁氏創爲之考史通成於景龍三年上距李百藥書八十年北史成於顯慶四年下距史通纔五十年不應百藥書已殘闕或補以北史而劉子元絕無聞見也竹汀先生精博無兩亦復失之眉睫之前如此甚矣考訂之難

也惟子元當中宗朝著書而世字全不知避又從而論定之何
也是則可異也

讀 四庫全書提要志疑

史記提要云漢志春秋家載史記百三十卷不云有關蓋是時
官本已以少孫所續合爲一編觀其曰者龜策二傳並有臣爲
郎時云云是必嘗經奏進故有是稱其褚先生曰字殆後人追
題以爲識別歟瀚謹案漢志春秋家有太史公百三十卷不名
史記班固自注云十篇有錄無書未嘗無闕又古人私家著述
亦可稱臣不必因奏進而始稱也史記自稱臣遷亦自稱太史
公則褚先生曰亦無以定其爲後人追題

歐陽修集古錄提要云曾鞏欲作金石錄而未就僅製一序存


元豐類稿中修始採摭佚遺積至千卷撮其大要各爲之說漸
謹案據此文則似曾爲金石錄未成而歐陽繼之者歐陽跋尾
類在嘉祐治平間曾跋尾雖不題年月而桂陽周府君碑跋云
熙寧八年余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書江西石幢記跋云至
熙寧九年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葉鈞此下闕漢武都太守漢陽
阿陽李翁西陟頌跋云熙寧十年馬城中至爲轉運判官於江
西出城州所得此頌則其集錄固在熙寧後矣又周府君碑跋
李翁西 頌跋皆有訂正永叔語斯又曾錄在歐陽後之明證
矣至謂曾製序一篇存元豐類稿中今檢類稿實無此序豈因
其弟五十卷爲金石錄跋十四則而誤憶之歟

孫馮翼京畿金石考序李芝齡金石存序皆有序存元豐類

稿語然檢類稿各本皆無之或別有此本疑其能明也

博古圖提要云按晁公武讀書志解宣和博古圖爲王楚撰而錢曾讀書敏求記傳元至大中重刻博古圖凡臣王黼撰云云都爲削去殆以人廢書則是書實王黼撰楚字爲傳寫之訛矣瀚謹案此蓋黼字譌非楚字譌也詩衣裳楚楚說文引作衣黼黻作書者自名楚或書作黼猶米芾亦書作黻也不知何時誤書作黼人習知佞倖傳之王黼遂認爲黼作至大刊本輒削其名是殆疑於子我作亂曾參殺人矣晁公武讀書志成於紹興二十二年上距大觀政和纔四十餘年其於本書旣題王楚集又於薛尚功鐘鼎篆韵云政和中王楚所書亦不過數千字豈書出於黼而公武不知顯一再解楚不已邪

吾邛衍周秦刻石釋音提要云所正詛楚文二字絆之爲縫其說與當作於古無所據以文義字體按之皆未可信還之爲遂則

還遂二字詛楚文石本板本皆無其文不知衍所據何本瀚謹案詛楚文云絆以昏姻說文絆繫也則絆義自通不必改作縫而衍以爲縫者疑衍所據本作絆說文無此文而有縫字縫以鍼紕衣也縫以昏姻聯屬之意義亦可通縫逢聲絆亦當半聲衍求絆字不得故以縫通之也還之爲遂蓋遂取吾邊城衍所據本遂作還說文還迨也迨還也二字相轉注還取吾邊城無義可說而遂之古文作形與還似故衍易爲遂也遂則通矣提要并云還遂二字詛楚文板本石本皆無其文又不知提要所據何本也

楊慎水經注碑目提要云昔宋洪适作隸釋嘗以水經注所載諸碑類爲三卷慎偶然未檢遂復著此編瀚謹案隸釋水經注碑實一卷彼書提要亦云一卷此作三卷誤矣

張昭座鶴銘辨提要云昭親至焦山搨原銘較宋黃長睿蓋述所載者多得八十字所辨亦較顧起元書爲核瀚案顧起元當是顧元慶之訛起元字太初江甯人萬歷戊戌進士官至侍郎諡文莊著有金陵古金石考與座鶴銘無涉元慶號芷畦蘇州人著述甚富座鶴銘考其一也

焦山古鼎考提要云焦山古鼎久已不存世僅傳其銘識王士禛所據者程遠之本林佑所據者徐燊之本二本互有得失張潮則又就寺中重刻石本爲之益失真矣瀚謹案焦山鼎至今

無恙提要此言殊不可解潮別刻石爲省摹搨豈必原器不存乎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提要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摘其舛誤之第三條云元賜真福禪院地土牒趙延壽范延光皆押字炎武視之未審皆以爲無押字案此碑長興四年九月是後唐非元顧錢二書皆不誤提要作元殆寫刻者之誤耳

徐官古今印史提要云至謂縣字取糸糸倒首之意假借爲州縣字所以言民之倒縣其謬妄更不足辨矣案二糸字當作累累倒首也見說文徐蓋據說文釋其從累之意而不知累糸會意爲縣假借作州縣字則惟依聲託事非有義也■謬論茲又誤累作糸謬戾滋甚潮未見徐書不知此徐書板本之誤邪

抑提要板本之誤邪

孔北海集提要云此本乃明人所掇拾凡表一篇疏一篇上書三篇奏事二篇議一篇對一篇敎一篇書十六篇碑銘一篇論四篇詩六篇共三十七篇又云張溥百三家較此本少再告高密令敎告高密縣僚屬二篇今案百三家表疏二篇上書五篇對一篇敎六篇書十六篇論四篇議二篇碑一篇詩五篇八首共四十二篇比四庫本多五篇而提要則謂其少二篇何也蓋此提要細數總數雖相符合而實有錯誤如敎稱一篇而又云張溥本較此本少二篇然則敎當作八篇此云一篇顯然錯誤張本議二篇一爲馬日磾不宜加禮議一爲肉刑議二篇不應有關則議一篇當作二篇其詩六篇蓋分雜詩二首爲二篇非

有·加·於·張·本·也·其·總·數·當·作·四·十·二·篇·而·云·三·十·七·篇·者·就·已·誤·之·細·數·計·之·未·與·原·書·對·核·耳·凡·指·如·此·俟·覓·四·庫·本·對·證·之·

蔡·戡·定·齋·集·提·要·云·集·本·四·十·卷·乃·紹·定·三·年·其·季·子·戶·部·郎·官·總·領·四·川·財·賦·廩·所·刊·削·山·李·璠·爲·序·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今·檢·陳·錄·惟·云·定·齋·集·四·十·卷·竇·謨·閤·直·學·士·蔡·戡·定·夫·撰·君·謨·四·世·孫·丙·戌·甲·科·而·已·更·無·他·語·邇·考·引·同·不·知·提·要·所·據·陳·錄·何·本·

黃·注·文·心·雕·龍·宗·經·篇·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不·引·左·傳·而·引·僞·孔·安·國·書·序·爲·宗·經·本·文·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邱·徒·引·左·傳·仍·不·能·明·非·不·知·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出·左·傳·

也諸譏篇荀卿蠶賦不引荀子賦篇而引明人賦苑爲賦苑云
荀卿蠶賦通篇皆形似之言至末語始云夫是之謂蠶理足明
諸譏之意不然雖全鈔蠶賦一篇意仍不明非不知蠶賦在荀
子賦篇也要亦以人所共知不須兼引提要乃指此爲尤多不
得其根柢過矣至安國書序雖僞梁朝文士無害其宗信此又
不必責注家之濫引矣

提要載任昉文章緣起有明陳懋仁注 國朝方能更附益之
題注者懋仁語題補注者熊所加而譏其襲衍論文多摭拾摯
虞李充劉勰之言而益以王世貞藝苑卮言之類未爲精要又
譏其議論糾繆謂七篇原於孟子莊子之七篇鄉約當仿王褒
僮約瀚案凡此所譏皆補注也補注本瀚未見其陳注本則見

於曹氏學海類編訓釋謹嚴益無長語

強行父撰唐子西文錄提要引強行父自序宣和三年罷官京師唐先生同寓城東景德僧舍而駁之云考庚以張商英罷相之後坐爲商英賦內前行貶惠州大觀五年會赦北歸道卒大觀五年卽政和元年辛卯下距宣和元年己亥唐沒九年矣安得同寓京師其說殊爲可疑謂好事者依託爲之瀚案強序又云自己亥九月十三日盡明年正月六日而別先生北歸還朝得請宮祠歸瀟南於鳳翔年五十一自己亥距今紹興八年戊午二十年矣所記瑣細明確如此豈似依託者之所爲如後依託亦當略考其卒年豈得於卒九年後猶覩覩作生交語且別撰出一卒年以招駁難乎此蓋作宋史又施傳者北歸道

卒聞有脫漏遂致子西減算九年正當據此以正史不當據史
疑此提要又以劉克莊後村詩話恨子西不得及東坡之門而
文錄言及東坡者八其一條言余雅善東坡又一條言年十八
東坡赴定武過京師謁於城外一園子中爲疑按子西曾一謁
東坡豈必令後村知據強序子西卒於宣和庚子年五十一蓋
生於熙寧三年庚戌其十八歲當元祐二年丁卯是正可借東
坡赴定武事考其年歲符合與否至余雅善東坡一條彼固云
余雅善東坡以約辭紀事善猶喜也非謂與東坡交善也

提要議許彥周詩話讀漢武帝李夫人歌以立而望之偏爲句
爲好奇而至於不可通當矣又謂歌本以之時爲韵瀚案此歌
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嗣何珊珊其來遲無時字豈有一本作其

來時耶然遲字遠甚縱有是不可從也而考以古韻之時同部之遲不同部仍不無可疑竊謂當作翊何珊珊其遲來遲來猶言徐徐來也若言來遲不惟乖韻義亦未協

竇應成心巢著
鏡云非與遲韻

耶語助不
前或是也

李日華恬志堂詩話提要云此編載曹溶學海類編中乃摘其諸雜著中論詩之語湊合成編如武伯英燭剪一聯其文甚繁今刪其上文但云燭剪句余改曰吐殘月魄墓墮動蹴落春紅燕尾忙此改字竟從何來是直不通書賈所摘矣至日華堂名恬致其集卽名恬致堂集而改曰恬志尤耳食之誤也瀚謹案學海類編實作恬致堂詩話未嘗誤致爲志豈後人因提要改正耶至燭剪事尤與提要所說不符今備錄於左以備考第三

卷第三條云元元遺山賦雲巖石詩序因載觀州倅武伯英詠
燭翦一聯云啼殘瘦玉蘭心吐賦落春紅燕尾香當時以爲奇
絕予細思上句無味因戲改之云吞殘月魄臺顛動蹴落花巔
燕尾香庶於體物較勝乎又第六條云燭翦句余又改云朱櫻
顆圻金蟲墮絳樹花殘玉燕斜覺更縹麗如所載原委分明並
無不通處不知提要所據何本外互至此疑當時從學海類編
中抄出別著寫者鹵莽脫誤提要但據摘抄本駁斥未檢學海
類編原本一對勘也

又按斜字蓋忙字之誤斜則非韻矣

帝範提要云唐書藝文志載有賈行注而舊唐書敬宗本紀稱
寶歷二年祕書省著作郎韋公肅注是書以進是唐時已有二

注今本注無姓名觀其體裁似唐人注經之式而其中時稱楊
萬里呂祖謙之言疑元人因舊注而補之瀚謹案都穆鐵網瑤
瑤稱大德中霸州李翦元爲之注廬陵鄧光薦序之疑今本注
乃李作也

吳聿

觀林詩話一卷文獻通考引陳直齋書錄解題作吳律撰今武
英殿聚珍本作吳聿蓋永樂大典本如此又注云通考作張律
此所據通攷不知是何本然以吳作張誤也聿律二字義得兩
通聿卽聿字說文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秦謂之
聿吳之字日子書名聿名律皆相應而作聿者近是

昌言

後漢仲長公理統每論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若論
曰冒言凡三十四篇十萬言久佚矣范史撮載理亂損益
法誠三篇近五千字魏鄭公羣書治要又引九段亦近五千字
是尙存十之一真至寶也

與論

魏文帝典論久佚張溥百三家載自序一篇魏鄭公羣書治要
載二篇一曰姦說一曰內誠

謝康樂顏延年詩

謝康樂登池上樓詩徇祿反窮海反字疑當作及連上文觀之
意謂既不能進德又不能退耕徒以徇祿來此窮海也李善注
窮海謂永嘉郡也按永嘉今浙江温州府濱海故云窮海及窮

海言遠也作反字殊無義理

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詩中間侈陳游從之盛而起云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游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結云人靈壽都野繁翰聳洲邛德禮既普洽川嶽徯懷柔其體則祖時邁之頌周王也其意則師晏子之對齊景也德禮二字尤爲一篇歸宿諷諭諫諍亦顯亦隱乃何義門評云唐初諸公所作勝之遠矣無論少陵也又云如此則已反盡高祖儉素之德而流連荒亡之爲務矣延年顧侈陳不已於六義何取焉竊謂前數語恐唐賢失色後數語真令顏君笑胡盧也

攀古小廬雜著卷四

日照許瀚

小學說

尙書韻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幽部平章百姓百姓昭明章明陽部姓姓

耕部各為韻段氏六書音均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東部表謂姓明為陽耕合韻非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幽部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舟聲

東部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宵部

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魚部

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幽部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之部皋陶謨

在知人在安民。部真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部惇天秩有禮。自我五禮。部禮五庸哉。

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哉。部東部章陽政事懋哉。懋哉。部幽天聰明自我民聰明。部陽部天民

部東部天明畏自我民明成。部脂部天民真部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部魚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部真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爲帝臣。惟帝時舉。部魚

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部東部已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

不時敷。同日奏罔功。部東部應善

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暨夜。頌頌。罔水行舟。朋飲于家。部魚

旻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暨

執鼓合止祝敵笙鏞以聞鳥獸跄跄陽部鼓敵魚部自為韵簫韶九成鳳

皇來儀此當有合韵

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魚部庶尹允諧脂部諧脂部合韵諱

左傳韵照二十八年又案唐韵尹余準切說文準準聲準乃準之重文又即鷄字段氏注汝鷄為鷄字之譌準佳聲詩釋文鷄者佳本又作佳毛傳鷄夫不也爾雅佳其鷄鷄是準佳古通用脂部字也而唐韵鷄思允切廣韵隸十七準思尹切是皆从準讀為之準又為鷄鷄其字準未定孰是要皆从準得聲準部字也一準也而或與佳同則屬脂部或與準同則屬諱部尹準鷄類也諧準佳類也知準鷄準佳之通斯無疑于尹諧之合韵矣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之部帝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陽部舉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墜哉歌部舉陶又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尊懷辰績至于衡漳陽部禹貢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

魚部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淮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土宅土

魚部同東部

後部可
以合韵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繇宵部條
幽部合韵

鳴夷既略淮潛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魚部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賦絲枲鉛松怪石

魚部

萊夷作牧厥篚檿

絲之
部

淮沂其乂萋羽其藝

祭部

大野既豬

魚部

東原底平

原元部平韻奇
合韵平讀如便

程之
便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

魚部

厥草惟

天。厥木惟喬

宵部

榮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墟魚部

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纖纖錫貢磬錯魚部

弱水既西涇屬渭汭脂部西近考古音者多云當讀如先

漆沮即從澧水攸同東部荆岐既旅終南懷物至于鳥鼠原隰底

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魚部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魚部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緝部

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陽部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幽部殷庚引遷任言案說文舊曰聲重

蕩以舊與時訪召是以舊與星訪皆入之部舊與音也

又案惟新二字蓋殷庚推原希非求舊之意非遷任語

非天天民民中絕命貞部高

我生不有命在天

生耕部命天眞部合韵西伯戡黎

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

陽部命天眞部自爲韵

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東部同上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

陽部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固不小大好草竊姦究

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

酒元部幽部下

度獲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

陽部越至于今上

魚部

未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陽部

今爾無指告

予顛隲

脂部若之何其

微子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

雞支部晨譚部聞韵

惟家之索

魚部牧誓引古人言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之部洪範

惟天陰騭下民

部

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部

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

倫攸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部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

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

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部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東部容伏本春秋繁露

氏引論語八佾篇孔子之言寬以解此經則作容信矣鄭氏注大傳云容當爲容是作睿者鄭本也今案依韵當从伏本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

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

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

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之

守守各幽部無虐無虐瑩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

其昌其昌陽部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

辜辜魚部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之其作汝用咎與德咎幽部此疑無

偏無頗遵王之義部歌無有作好遵王之道部幽無有作惡遵王之

路部魚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部陽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部偏真部平無

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部之曰皇極之敷言是彝

是訓于帝其訓部諄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

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部陽部言言元六三德一曰正

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

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

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
頗辟。民用僭忒。部之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

其逢吉。東部 案馬注達大也此當達字斷句吉字自為一句而與下文三吉字自為韻又下文每段從字逆字皆自

為韻作內吉作外凶用靜吉用作凶二吉二凶又互為韻仍孔傳解為後世遇吉以逢吉二字連讀非是

五者來備。各以其敎。庶草蕃廩。魚部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東部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

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

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

風雨。成部 成字星部 耕部 明部 章部 康部 明部 陽部 雨部 夏部 雨部 魚部 各為韻 易支部 亦可韻 洪範畢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

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子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天身神神民命真部庭耕部合韻畏

歸脂部自爲韻金膝

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脂部大詰

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閑于天降威用東部

若有疾予曷敢不與前寧人攸受休畢定脂部畢至部合韻大詰畢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齔寡庸庸祗祗威威顯

民用肇我區夏魚部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

帝帝休幽部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真部惟

時敘乃寡兄勛肆予小子封在茲東土魚部康諸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

命真部訓誨部合韻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小宵部懋幽部合韻

乃服惟以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真部

乃別播敷造民大遷魚部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懋諫部

肆予小子封惟命不予常汝念哉無我殄享陽部明乃服命高部

聽用康乂民真部聽部合韻

在今後嗣王爾身厥命罔顯于民真部

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諫部引古人言酒部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

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

王陽部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

日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元保民真部梓材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魚部召誥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

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真部在子

之部自爲韵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真部延元部合韵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元部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

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

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

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眞部 召詰畢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

眞部

釐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陽部 呂刑

德威惟畏

脂部 德明惟明

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脂部 呂刑畢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

元部

惟受責俾如流

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

就予忌

流憂幽部 哉來忌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眞部 雖則云

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元部

案據前則穆公所引古人言惟民訖自若是盤責人

斯無難二句下文
乃穆公申之之詞

論語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

信仁眞部文
諱部合韵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

之事

君能致其身與朋友

交言而有信

眞部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

焉元部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疑尤之部平聲古尤讀
如疑殆悔之部上聲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倩青聲耕部盼分
聲諄部絢句聲眞

部合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幽部寧媚於幽部戶與何謂也子曰不然

獲罪於天然元部天無所禱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歌部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宵部仁者安仁知者

利仁真部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

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欲谷聲侯部入聲君子去

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仁仁真部名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次沛脂部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脂部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

其仁焉用佞

真部佞說文大徐本作從女仁聲段注從小徐

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廢祭部畫支部合韻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部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部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閎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修憂曲部講聲古讀如講侯部合韻徙止聲改已聲之部段注說文改徙下止聲爲會意入脂部無據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陽部

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部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

之部與下思韻

室是遠而

元部與下遠韻

子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元部案師不稱弟子字本無證

制情分然耳此爲成韵故不稱名而稱字非別有義例也漢世往往取人名字綴成韵語以爲毀譽蓋本諸此

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真部蓋古語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耕部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

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魚部非修慝與一朝之忿

忘其身以及其親

忿諄部身親真部合韵

非惑與

之部德慝惑自爲韵子張問章同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

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之部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真部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命人真部言元部合韵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詩部

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觀怨元部羣君諄部名耕部合韵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

脂部

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之部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諄部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

祭部

仲突仲忽

脂部

叔夜叔夏

魚部

季隨季騶

歌部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元部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東部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之部

雖有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眞部

右三十餘條皆有韵又如觚不觚觚哉觚哉使乎使乎時哉時哉之類亦可成韵又如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親仁眞部韵而下句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不得韵則知上句故亦非韵矣又如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信人眞部時之部不得韵然觀左傳昭七年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人民眞部時之部正與此處同或亦可合韵耳

孟子韵

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有部鶴詩作鵲

舊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陽部

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陽部

部之

部元

部魚

在王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

無異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之部趙注云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

也。焦禮堂先生正義云趙氏讀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八字句四

方二字連下有罪無異惟我在九字句。謝案趙讀是也。傷古文

尚書取此文入泰誓。則惟我在三字易之爲緩而以寵

緩四方爲句既失其句又失其韵矣。君師亦可合韵。

吾欲觀於轉附朝儔。邊海而南放於瑯邪。

魚部

天子適諸候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

幽部

職述職者述所職也。

幽部

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

幽部

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

爲諸侯度。

魚部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罔闕胥譏。民乃作

應。之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幽部從流下而忘

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

謂之亾。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亾之行。惟君所行也。賜部 流連

文皆有韵不當二字獨無韵然曲元二部從古不通不放強說

畜君者好君也。

曲部 案此章多有韵之文吾何修而可以比

先王之游修游韵也今孟子作觀則無韵通攷全章文義作游義長恐孟子本亦作游涉上觀字而誤作觀也趙注云當何修治可以比先王之游觀乎趙以治字合修字以觀字合游字爲說似所據本未誤後人見趙注有觀字不復疑正文觀字有誤矣又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者謂之豫此以游與下夏諺不足者謂之游秋省斂而助不給者謂之豫此以游與下夏諺游字商以豫與下夏諺豫字韵也管子戒篇作春出原農事之
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豫此以游與下夏諺
用又東京賦云既春游以發生啟諸蟄於墾戶度秋豫以收成
觀豐年之多稔詳注秋行曰豫說詳孔界軒先生經學厄言論
謂春游秋豫古說鑒豐可徵今孟子無此文疑脫也何以明之
如管晏二書果先於孟子孟子所徵引當與彼同不得失此要
義仰如翟賄江先生四書攷異謂管晏二書俱有後人附託或
反從孟子襲入之亦必孟子先有此文而後管晏襲之不云何
管晏之相符
知以是明之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陽部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魚部

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脂部

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陽部

雖有知慧。不如乘勢。脂部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之部

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宵部

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陽部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之部
萬章 伯夷章同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君諄部 民真部 合韵事 伯夷章同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仕止久之部 速幽部

末句二連字自爲一韵又夷可與退韵尹可與進韵子可與仕止久韵恐涉穿鑿不强說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宵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脂部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孽活祭部違脂部合韵案孟子兩引此文則五

下所見太甲固如此矣禮記緇衣引作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違這官聲元部元祭二部古音相合說詳前以過徂莒下矣僞古文尚書合取孟子緇衣之文爲之於古音尚無乖不仁者章同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部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然元部達祭部合韵說見以過徂莒下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部之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爵宵部宅魚部合韵楚詞大招連與昭迷遙韵是其例

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

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元部此下如受就亦似

韵而下段止去雖得合韵而非正音故不說伯夷章冠炭同

不差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遭佚而不怨。阨窮而

不憫。君憫厚部官怨元部合韵伯夷章同又名實章君官同

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畔元部順尊部合韵

微者微也。部助者藉也。部

庠者養也。部校者教也。部序者射也。部

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正平耕部均真部合韵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記之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

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傷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
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
九河濬濟源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
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

乎

之部此韵太疏恐未必然以下
投有韵疑此亦同姑存待質

后稷教民稼穡

之部

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穀侯部熟育人
幽部合韵

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道獸幽部教聖
宵部合韵

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倫諄部親信眞部
合韵此段韵亦廣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

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之部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部育

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如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部

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之部

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幽部

太誓曰。我武惟揚。至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陽部

澤水者。洪水也。東部白圭章同

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

之部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祭部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耕孔部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秋曲部懼
魚部合韻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耕部滄浪之水濁兮可

以濯我足

侯部楚詞漁父同又下孔子語亦以清纓濯足為韻
孟子侮侮毀毀伐伐亦即韻類此者甚多他處不列

為韻故此處亦不列
為韻恐涉穿鑿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魚部古宅讀如度路亦可
讀如洛宅王聲路各聲也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平

遠難元部平耕部合韻
平請如王道平平之平

胥中正則眸子瞭焉胥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部

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身不失其身而能事其

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

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

親身真部大祭
部同本詳部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義為歌部禮禮亦可自為酌否則脂歌通也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則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部安原元部深侵部凡文之重疊相承者皆酌吾聞諸王高郵師

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至部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真部案二語蓋古尚書舜典文下長息問公明高亦述此二語則二語本為

經文可知矣至長息所云于父母則吾不知也于父母三字蓋連下為義非與于旻天為對文長息意蓋疑其號泣于旻天于

孝父母之義無當故云于父母則吾不知也若經文本有于父母三字長息復何疑乎萬章復何疑乎偽古文尚書采入大禹謨蓋誤以長息語為尚書語矣又案詩小弁毛傳云舜之怨慕

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列女傳母儀篇云日呼閔天呼父母是

古書原有于父母三字列女傳于作呼為異耳于呼可通用又疑毛傳列女傳本之孟子非采書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憂幽部喜之部二部音最相近

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之部

舜見瞽瞍其容有蹙

幽部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之部

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天民眞部視脂部聽精部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天命眞部為歌部致至至部

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

書部民眞部合韵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

久仕之部速幽部處

眞部集大成段亦可成韵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

長而已矣

陽部

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脂部詩砥作砥說文厂部砥柔

石也从厂氏聲砥砥或从石是砥砥本一字

告子曰生之謂性耕部案生之謂性猶言仁人誼宜語本不誤而自告子言之則誤蓋子云性者生之質也

亦未嘗不以生為說但董子之意主人言告子之意兼物言故孟子必再詰而後駁斥之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

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之部蒸詩作烝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

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養長亡鄉陽部消宵部合韵易泰否象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長君

子道消老子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皆以陽有二部合韵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幽部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妖濫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也。眞部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眞部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

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

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國部。里子之部。各爲韵。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魚部

觀水有術。必觀其淵。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元部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惠脂部。介祭部。合韵。

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魚部

居移氣。養移體。脂部

天下有道。以道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

也

道性真部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真部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

祭部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

辨部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人真部 國色之

部

仁也者人也。

真部

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性部 命部

真部

合韵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

忍諄部 仁真部 合韵

人皆有所不爲。

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歌部

左傳韻

隱公元年 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元部 鄭莊公誓母姜氏

君何患焉。若闔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元部 叔對鄭莊公

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東部 鄭莊公入隧賦

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祭部 姜氏出隧賦

五年 夫舞。與下韻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侵部故自八以下。魚部

仲對公 問羽數

六年 親仁善鄰。眞部 丑父諫陳侯

十一年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魚部 滕薛爭長來仲請於薛

侯引 周諺

桓公十年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脂部 虞叔引周諺

莊公十一年 禹湯罪己其興也倬焉桀紂罪人其亾也忽焉

脂部 臧文仲
論宋對魯弔

二十二年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蒸部 陳敬仲

辭齊卿
引詩

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

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陽部 陳懿氏卜妻
敬仲懿氏妻古辭

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陽部 易同

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

其在異國

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
身真部孫
諄部合韵

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

陽部

庭實旅百而奉之以玉帛

魚部 周史為敬仲筮
遇觀之否周史斷辭

二十八年 狄之廣莫與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

魚部 外發梁

王東關嬖五為
姬說晉獻公

三十三年 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真部 史記論語

閔公元年 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魚部 晉

震為土車從馬魚部 畢萬筮屯

二年 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部 之閒于兩社為公室輔魚部

季氏亡則魯不昌陽部 父卜成季生孫辭

同復于父敬如君所魚部 筮大

僖公四年 專之渝擯公之翰侯部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幽部

姬辭卜辭

五年 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幽部 土

狐裘九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東部 茸 應省 龍茸

是韵 土為退賦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依脂部寒元部宮之奇諫虞公引諺

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攸神人親真部依脂部宮之奇諫虞公引所聞

皇天無親。貞惟德是輔。德之部輔魚部疑合韵例見小學無嫌巷伯常武宮之奇引周書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稷德之部馨耕部開韵又引

民不易物。惟德翦物。脂部又引

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鵜之賁賁。天策煒燁。

火中成軍。號公其奔。諫部僂引童溪

七年。心則不競。何憚於病。陽部告鄭伯引謗

知臣莫若君。臣真部君諫部楚子文引古人語

九年。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魚部宰孔致王命

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魚部晉獻公命荀息

唯則定國

之部 孫枝引所聞 泰公

十二年

男氏余嘉乃勸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

朕命

之部 首尾不韵 王命管仲

十五年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魚部 秦伐晉卜 徒父並遇疊辭

士封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

妹之睽猶無相也

陽部 震之離亦離之震

震震詳部 離為雷 職部 辰轉 韵

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轡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邱之

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道逃歸其國而弃其

家明年其死於高粱之虛

魚部 晉獻公筮伯姬嫁秦 遇離妹之睽史蘇古辭

二十四年

地平天成

耕部 論子誠引夏書又文公十 八年地平天成內平外成與此同

二十五年

余獲殺國子莫余敢止

之部 衞 禮至銘

二十八年

稱舍于基。

魚部 **晉**

原由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之部城濮
戰晉與人誦

三十二年

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

也

魚部 殺戰秦
寒水哭送子

支公二年

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

陽部 晉 狼
引周志

五年

德之不建。民之無援。

元部 載文仲
亥楚滅六藝

七年

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

以示德。

臚部德之部合韵
卻缺告趙宣子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

脂部歌合韵

十七年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宣子書引古人言

宣公二年

睥其目。睡其腹。弃甲而復。

于思于思弃甲復來

之部 宋城
者為華元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
歌部 華元使
駢乘若役者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歌部 役
者復若

十五年 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

天之道也
魚部 晉伯宗引諺案諺止四語國君以下伯宗

疾匿瑕者以况之而歸諸天道之自然晉以國君句
連上同為諺語而謂垢與行環為魚虞合韵非也

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魚部 楚
宋明解

十六年 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耕部 晉羊
舌職引諺

成公九年 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美無弃蕉萃凡百君

子莫不代匱
脂部 君子論楚
克莒三都引詩

十五年 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
至部 曹子臧
辭位引前志

十六年 人恤所屨其誰致死。脂部 楚申

南國賊射其元王中厥目。幽部 郭陵戰 晉筮遇復解

十七年 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脂部

夢歌 聲伯

襄公四年 浞行嬖于內而施賂于外。內脂部 外祭部愚弄其民而虞

羿于田。真部樹之詐。應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之部 魏絳封 晉悼公棄國家

疑當作家國亦 之部與應服韵

處澆于過。處殪于戈。歌部 同上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歌部 同上

亡亡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猷有茂草。各有攸
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幽部亡其國恤。而思其麇牡。

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魚部 引周史 魏絳

虞箴按牡土聲本音在魚部而毛詩還伐木信南山雖有駢

凡五見與茂道好堵蓋舅各韻考等字為韻皆入幽部蓋發

音也此箴舊以牡與上州道廟草養駢為一韻家夫為一韻

駢謂牡既土聲自可連下家夫為一韻雖與詩異實得本音

姑存

待質

賦之狐裘敗我於狐貍我君小子朱儒是使裘幽部貍子

儒朱儒使我敗於邾朱詩終南七月大東三用裘字皆入之

部而開雖美廣谷風黍離常棣桑扈下武江漢凡十用求字

皆入幽部其餘求聲字述救錄錄作球練亦皆入幽部然則

求在幽部為本音裘在之部為變音然裘本義求假借疑假

借之始即分兩音故三代文子求乞字从無入之部衣裘字

从無入幽部者今姑以裘歸幽部更俟詳攷二朱儒疊韻

五年 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耕部 君子

刑引詩按舊皆以令入韵謂耕與合韵論楚共王不

固多此詩在第三句則未定是謂不必強合仍當合

八年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戰兢作羅。歌部 鄭子

詩周

十年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蒸部 衛卜

十七年 澤門之哲實興我役。支部 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宋平公

築臺築 青詭

二十一年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

帝念功。之部 未句不韵 臧武仲引夏書又二十三年孔子

出茲在茲 何并同

二十四年 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

元部 鄭子產 與范宣子書

二十六年 非所怨勿怨。先部 衛獻公謾大 叔文子引古人言

二十八 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陽部 叔孫穆子

封又

富

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之部 齊晏子

答子尾辭如駁

二十九年 弃同即異是謂離德。之部 鄭子太叔答衛太

叔文子論晉城紀引所聞

二十年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

與之。魚部 鄭子產從

政一年與人誦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子產而死誰其嗣

之。之部 三

年又誦

三十一年 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侯部 孟孝伯

答穆叔語

趙孟偷

昭公元年 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之 趙孟語王

劉子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

祐之部秦醫和論晉平公疾王高郵師經義述聞云室

近女志祐為韵又引晉語為證晉語作是謂遠男而

三年 昧旦不顯元後世猶怠晉叔向答晏子引護鼎銘錢

與顯後與猶世與怠皆韵也翰案錢說惟旦顯二字同部昧

之與五後之與猶世之與怠皆不同部段氏六書音韵表取

且顯入十四部而昧不後猶不收取世怠入一部而為之辨

云世本音在第十五部護鼎銘世怠合韵錢辛楣詹事說蓋

疑其說也翰案護鼎即魯之岑鼎岑護聲相近韓非說林齊

伐魯索護鼎新序節士作齊攻魯求岑鼎鼎銘全文無攷以

叔向語審之似僅昧旦不顯四字為銘文而後世以下皆叔

向語叔向意謂前人憂勤惕厲銘諸鼎彝以貽後世如護鼎

所謂昧旦不顯者可謂至矣而後世猶不免于怠況如今君

日不悛以樂愒憂後世猶怠為銘文不惟韵理不合文義亦不

本甚分曉誤認後世猶怠為銘文不惟韵理不合文義亦不

順也護鼎不知何時作明堂位崇鼎鄭注崇國名文王伐崇

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護鼎蓋即崇鼎崇岑護一聲

之轉崇鼎魯之宗器也後世猶怠叔向意蓋隱指魯之私强

公弱以況晉之政在家門公室斷卑也三晉之分叔向其知之矣

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子侯部 晏

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歌部 晉趙文子 斥趙獲言取州

四年或多難以固其國一其疆土或無難以卷其國失其守

字魚部 晉司馬侯對平公

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之部 會申獻禮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元部 鄭子產作上賦答子寬引詩

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陽部 莊叔楚穆子生過明夷之謙卜楚丘對辭

七年盜所隱器與盜同罪祭部 芋尹無字對楚靈王引楚文王僕區之法

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脂部 鄭子產立伯有子荅子太叔同

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陽部 子產荅晉趙景子問伯

猶能
為鬼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魚部 王使成簡公
如衛弔追命襄公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

是鬻。於是以餼余口。侯部侮之部合韵二是支部自為韵
正考父鼎銘案侮每聲本音在之部而

詩正月餘皇矣行葦凡四見皆與侯
部字為韵蓋變音也此銘韵與詩合

十一年 不道不共。不昭不從。東部 晉叔
向論軍子

十二年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脂部 齊
侯齊侯宴

中行穆子
相投壺辭

有酒如紀。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君代興。蒸部 齊
侯投壺辭

恤恤乎。至部猷猷乎。幽部攸乎。深部思而淺謀。適身而遠志。家臣而君

圖有人矣哉。之部圖魚部合韵身臣人眞部自爲韵南蒯

絕時茲韵

雨與母韵

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忠共

東部自爲韵于服惠伯答南蒯筮遇坤之比上下文如黃

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外內偶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皆有

韵而第三句長字善字不得韵故不列又中

美能黃上美爲玄下美則裳黃亦可韵

我有圖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公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

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之部鄉人酒鄉人歌

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

而無醉飽之心。侵部楚右尹

十三年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眞部晉叔向論

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眞部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敢

部

不可悔。

之部 楚平王不許令尹子旗請伐吳。按國家疑當作家國與備力悔韻。

十六年

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

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

元部 鄭子產弗與韓宣子求

環荅子太

叔子羽

十八年

寶以保民也。

幽部 鄭子太叔語子產

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

陽部 鄭里析告子產

二十一年

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信則樂。宛則不咸。極

則不容心是以惑。

侵部 冷州鳩論天王將鑄無射

二十三年

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脂部 鍾離役吳公子光引所聞

二十四年

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

至抑人亦有言曰

蔑不恤其緯。而憂周室之隕。

緯脂部隕諄部合韻鄭子太叔對范獻子

二十五年 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真部 叔孫昭子

鸛之鸛之公出辱之。侯部 鸛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魚部 鸛

鸛跕跕公在乾侯。微蹇與禱。侯部 鸛之巢遠哉遙遙。稱父喪

勞。宋父以驕。宵部 鸛鸛往歌來哭。侯部 有鸛鸛來巢師

諸案選過大梁書院刊本注云一作搖搖旁譌云巢搖搖言

不安也。漸謂搖即遙本字說文新附道字下云遙遙猶翱翔

也。臣鉉等按詩只用消搖此二字字林所加據此則遙遙作

搖搖誠古本也。未知大梁本據何本言之而謂搖搖為不安

殊涉穿鑿由未識搖遙本一字也。各本皆作文武余此稱

不知據何本作咸今已忘之作成似大勝武再考咸豐六年

六月朔記

二十六年 周其有頌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

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王享賜部 職職災

朝引定王六年秦人墜之部 陽音王于

頻語按圖讀謀可合韻

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祭部 齊晏子 諫景公 穢彗星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陽部 晏子引詩

二十七年 不索何獲。魚部 吳公子光告 鮒設諸引上國言

二十八年 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義和歌部 度昭臨 莫魚部 閒韵

四方曰明。陽部勤施無私曰類。脂部教誨不倦曰長。長與上明字 為韵陽部

賞慶刑威曰君。慈和福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天緯地

曰文。諄部 比脂部 合韵 晉成鮒對魏獻子申論詩皇矣之 四章按比讀如賓說文玼夏書作璉是其例賓雖非諄

部而音最相近 脂部與真諄元通合韻多如詩北門致與遺 撫韵碩人願與衣妻煖和韵采芑焯與雷威韵杜杜近與偕

冠韵易蔣與君韵蒙分聲鄭讀微若君聲解讀威康諸遠戎 殷中庸作查戎衣鄭注中庸衣讀殷兩雅姑舅在則曰君舅

君姑說文威下引漢律曰婦告威姑惠氏定字曰爾雅君姑 即威姑也皆諄脂二部通合之證據此則詩韵亦當以比與

君合 韵也

三十二年 今我欲微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庶人無

勤諸侯用寧。螫賊遠屏。耕部 王使富辛石 張如晉請城成周辭

定公元年 莒叔違天。高子違人。真部 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壞脂部支

支部 國語衛彪侯引支詩 衆之所為不可好也 為歌部好元 部二部古音

相近故那離詩與歌部合韵 驪儺 令並轉入歌韵也 晉女叔寬語

十四年 既定爾農豬。盜歸吾艾豸。魚部 宋 野人歌

民保於信。真部 衛戲 陽速引諺

哀公五年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

何黨之乎。之部 二師脂部自為韵 萊人為齊羣公子歌王 高郵師據史記唐石經初刻定三軍下之字何黨

之下乎字皆 衍文是也

六年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

滅而亡。陽部 孔子論 楚昭王引夏書

七年 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

國不仁。眞部 子服景伯 阻季康子伐鄭

九年 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陽部 晉趙 叔卜救鄭史

占

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幽部 史趙占

十三年 佩玉紫。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脫

之。支部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按紫本音疑當入 歌部段氏六書音均表以入支部楚詞藥纒韻纒麗聲麗

離古音同在歌部段書亦 以入支部今姑仍段氏

十六年 弑王不祥。陽部 焚庫無聚 庫魚部聚侯部合韻 白勝 谷石乞按據此文庫本音似

當在侯部未必合韻也說文庫从車在广下 非諸聲段氏 注謂車亦聲蓋因唐韵苦故切之舊又據釋名庫舍也之訓

耳然安知釋名唐

韵之非轉韵邪

克則爲卿不克則烹陽部 石 乞答國人

十七年 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

魚部 衡侯夢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

如魚竄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陽部 閭門塞寶乃

自後踰侯部 衡侯卜夢縣詞錢氏十駕裔養新錄曰杜氏

穎達曲護杜義粹之甚力然毛詩正義亦出穎達之手而汝

遠疏引左傳如魚鱗尾衡流而彷徨正與劉氏讀合且引鄭

不取杜說取注爲證仍

十八年 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之部 君子論 楚惠王引夏書

二十年 溺人必笑宵部 吳王問 晉史繫于楚隆

二十一年 魯人之舉 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

國憂幽部 顧之盟齊人責魯歌王高郵部曰舉當讀爲咎高蹈騰怒貌

二十七年 服車而朝母廢而勞朝幽部勞宵部合韵 齊陳成子以君命命顧孫聚子晉

按朝丹聲本音在幽部而詩用朝字
皆入宵部蓋變音也此韵與詩合

左傳韵補遺

莊公十年 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之部 曹刿答其鄉人

閔公二年 敬其事則命以始之部 服其身則衣之純身眞部用

其衷則佩之度衷東部度魚部疑合韵 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尤

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躬衷東部事不得韵疑

文公十八年 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脂部 史克爲季文子對公

襄公九年 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

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

而楚不能與爭

人民年貞部壯爭耕部合韵亦可作開部晉悼公息民

十三年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

之教訓而膺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郢以辱社稷

之部君訓

諄部自爲韵楚共王疾告大夫

二十一年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微

也而後可以治人

貞部臧武仲荅季武子詰監引所聞

二十五年蔦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

獫狁假豬町原防牧隰皋并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

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

澤鹵豬賦馬魚部數木侯部林俊部陵蒸部合韵涼

沃省部泉鹵部合韵楚蔦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

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以成其終朝夕以行之行無越

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功終東部之思之部。鮮元部。鄭子產荅子太叔問政。

昭公元年。小國無罪。恃實其罪。脂部。鄭子羽對伯州犂。

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魚部。晉祁午。

謂趙文子。

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元部。趙文子荅祁午。

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元部。趙文子請楚免叔孫。

四年。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魚部。楚子戮慶封。

徇諸侯。

七年。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

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魚部。審罪脂部。羊。

尹無宇對楚靈王。

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侯部 羊尹無字引武

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敬事而信章韻同 土文伯

對晉侯

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知支部器脂部台

定公四年 君命天也真部 郎公

哀公元年 樹德莫如滋部去疾莫如盡疾脂部盡真部合韵

說文疾矢聲詩吉日矢與見醒韵大東矢與與砥履現涕韵
易噬嗑矢與辟韵皆脂部字則矢本音在脂部疾本音亦當
在脂部矣詩抑疾與戾韵正合本音至衛風伯兮則以疾與
日韵而無正則以疾與血室韵易鼎則以疾與實即韵乃變
音也按氏六音音均表列為真部入聲而以抑之與戾韵者
為合韵說文注疑聲字為衍文亦以與戾韵者止一見與
日室實即等字韵者凡三見故從其多者為定耳其實古人
用韵之文存于今者無幾其多少之數未足據也王高郵師
取段氏所列真部入聲別定為至部亦不以疾入脂部蓋亦
據易詩用韵之迹為準也盡夷聲詩楚茨盡與引韵桑柔盡

與翻混類韻故知本音在眞部依疾本音及高郵師所定韻部則疾與盡爲合韻依段氏所定韻部則疾與盡爲本韻段氏以廣韻質攝屑配眞臻先走沿陸德言之舊

合觀此文則知古今音韻流變其亦必有因矣

十六年 昇天不弔不憖遺一老僇屏余一人以在位號號余

在疚嗚呼哀哉足父無自律

位律脂部疾哉之部自爲韻弔有部老幽部父魚部合韻

公諱孔子

右左傳韻百四十餘條其入補遺者或不盡確左氏有韻之文殆略備於此矣其或更有遺者當續補之段氏六書音均表第十五部引成四年史佚之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爲脂之合韻瀚案脂與之古人合用最少況左氏引史佚語他皆無韻未必此二語獨有韻也今所不取道光乙未夏至前三日志於定武試院之秀嶺文峯樓

孝經韵

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終於立身親身真部君諄部合韵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支部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真部

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兵陽部刑耕部合韵

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耕部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親真部先諄部合韵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明陽部通東部合韵楚詞卜居物有所

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與此合韵正同

右孝經有韵之文止七條而合韵者四果周文耶

往在京師喜與肅寧苗仙露談古韵仙露之爲韵也墨守亭

林氏十部子則以高郵王文簡師廿一部爲宗然每與仙露
縱談孜孜忘倦未嘗桷鑿蓋顧氏爲古韵開山王氏特從而
加密其原因無不合也時從學使者校文畿輔試院苦無書
可讀暇輒取行篋所攜經子如書如左氏傳如論語孟子孝
經管子晏子春秋荀子六韜孫吳之屬細釋本文審定韵部
歸而質之仙露此冊皆經文其諸子就江晉三先秦韵讀補
正之而已